

chen Dong

朝霞里的涅克拉索夫

日前，作家孙甘露赐了新书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正好足不出户一段时间，便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。平时一目十行的阅读习惯，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了改变。认识孙甘露多年，熟悉他写作的风格似乎是诗化而富有哲理的叙事或夹叙夹议。手边这本小说很不一样，虚构推理引人入胜。

这是一本描写1933年前后上海滩地下党作品的作品。作者说，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，构思源于真实的史料。对此我笃信不疑，这是因为我曾经在书里描写的一些地方长大：虹口区内山书店后门的千爱里，鲁迅住过的景云里、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。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故居所在的亚细亚里，7天内前后被捕牺牲的2位江苏地委书记居住的四达里。儿时的一些小伙伴，现在还住在原地。后来我也多次穿梭过肇嘉浜、枫林桥、法华镇……当年鲁迅和内山完造在书店接待过方志敏的信使，包括宋庆龄先生的帮助才有了《可爱的中国》问世。昔日山阴路、甜爱路并不是如今的情侣小道，而是鱼龙混杂血雨腥风。

昔日山阴路、甜爱路并不是如今的情侣小道，而是鱼龙混杂血雨腥风。

“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我不禁露出微笑”，这是小说中的人物反复吟诵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诗句。有时是文学青年受俄苏文学晕染的共情之美回忆，有时成为地下党接头的暗号。很庆幸作者有承上启下的阅读习惯，无缝衔接了早期十月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中国青年先锋们的心理投射。

这部红色特工的小说很耐看，没有一般推理侦探类的大段铺垫，也没有貌似惊心动魄的杀戮酷刑伺候。敌我关系在互相揣测试探中渗透，层层递进。剥洋葱时很辣眼睛，尤其是几个女性角色如叶桃、凌汶、董慧文的牺牲令人窒息，虽不

是大篇幅着色却个性鲜明。地下党的掩护身份从古董商人、医生到银行职员，灵魂伴侣和假扮夫妻都有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我曾经工作过的统战部机关里，一个处室11个人有4位老局长，其中就有潘汉年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。就像小说里的陈千里，三缄其口从不回忆。只有上党课时，难得感受斗智斗勇的一幕重现。所以，我在读书时很有代入感：莫太太是那个抚养过毛岸英三兄弟的牧师家属吗？疑心重重双向情感障碍的特务头子叶启年后来是否去了台湾？转移浩瀚同志是“千里江山图”计划的重要一环，在中央机关撤离上海后参加长征了吗？

受层次不齐的电视剧影响，打打杀杀和兜兜转转的谍战剧看多了难免会腻。这部小说不俗气，不是简单走套路。从人物语言中能看出这位海派作家的沪语表达：例如，最喜欢的“腌笃鲜”中咸肉也咽不落去。看我平时像只偎灶猫，关键时刻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也会做大

丈夫！诗话作家的特性在灵魂伴侣的梅花山上得以体现：整个世界都云遮雾绕，只剩下梅树、蓝天和吟诵着那句“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我露出微笑”的美丽面庞。

我非常喜欢小说最后的那封信：“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，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，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，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。”什么是文学作品？龙华墙内探出枝头的灼灼其华，依旧在摇曳着用耳语般的传说告诉一代又一代赏花人；国泰民安是绘制千里江山图的前驱者们给予的，永远不能忘记，明天的朝霞里依然会有吟诵者美丽的面庞。🌿



陈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不在影剧场和展厅，
就在赶去的路上